資治通鑑/卷1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六十二 梁紀十八

► 卷一百六十三

屠維大荒落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62卷
卷第一百六十二

【梁紀十八】　屠維大荒落，一年。

高祖武皇帝十八太清三年（己巳，公元五四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巳朔，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。會大霧，韋粲軍迷失道，比及青塘，夜已過半，立柵未合，侯景望見之，亟帥銳卒攻粲。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，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，叔胤畏心需不敢進，逸遂敗。景乘勝入粲營，左右牽粲避賊，粲不動，叱子弟力戰，遂與子尼及三弟助、警、構、從弟昂皆戰死，親戚死者數百人。仲禮方食，投箸被甲，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，與景戰於青塘，大破之，斬首數百級，沉淮水死者千餘人。仲禮槊將及景，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，馬陷於淖，賊聚槊刺之，騎將郭山石救之，得免。仲禮被重瘡，會稽人惠□吮瘡斷血，故得不死。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，仲禮亦氣衰，不復言戰矣。邵陵王綸復收散卒，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、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；庚申，列營於桁南，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。大連，大臨之弟也。

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異，異慚憤發疾，庚申，卒。故事，尚書官不以為贈。上痛惜異，

特贈尚書右僕射。甲子，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。

戊辰，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，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。歸彥，歡之族弟也。

己巳，太子遷居永福省。高州刺史李遷仕、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。台城與援軍信命久絕，有羊車兒獻策，作紙鴟，系以長繩，寫敕於內，放以從風，冀達眾軍，題云：「得鴟送援軍，賞銀百兩。」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，賊怪之，以為厭勝，射而下之。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，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，詐為得罪，叛投賊，因得入城，城中方知援兵四集，舉城鼓噪。上以朗為直閤將軍，賜金遣之。朗緣鐘山之後，宵行晝伏，積日乃達。

癸未，鄱陽世子嗣、永安侯確、莊鐵、羊鴉仁、柳敬禮、李遷仕、樊文皎將兵度淮，攻東府前柵，焚之；侯景退。眾軍營於青溪之東，遷仕、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，所向摧靡。至菰首橋東，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，文皎戰死，遷仕遁還。敬禮，仲禮之弟也。

仲禮神情傲很，陵蔑諸將，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，亦移時弗見，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。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，諸軍互相猜阻，莫有戰心。援軍初至，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，才過淮，即縱兵剽掠。由是士民失望，賊中有謀應官軍者，聞之，亦止。

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。

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，二月，己丑，引兵來至。初，台城之閉也，公卿以食為念，男女貴賤並出負米，得四十萬斛，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，並聚德陽堂，而不備薪芻、魚鹽。至是，壞尚書省為薪。撤薦，坐刀以飼馬。薦盡，又食以飯。軍士無□，或煮鎧、熏鼠、捕雀而食之。御甘露廚有干苔，味酸鹹，分給戰士。軍人屠馬於殿省間，雜以人肉，食者必病。侯景眾亦饑，抄掠無所獲；東城有米，可支一年，援軍斷其路。又聞荊州兵將至，景甚患之。王偉曰：「今台城不可猝拔，援兵日盛，吾軍乏食，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，東城之米，足支一年，因求和之際，運米入石頭，援軍必不得動，然後休士息馬，繕修器械，伺其懈怠擊之，一舉可取也。」景從之，遣其將任約、於子悅至城下，拜表求和，乞復先鎮。太子以城中窮困，白上，請許之。上怒曰：「和不如死！」太子固請曰：「侯景圍逼已久，援軍相仗不戰，宜且許其和，更為後圖。」上遲回久之，乃曰：「汝自圖之，勿令取笑千載。」遂報許之。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，並求宣城

王大器出送，然後濟江。中領軍傅岐固爭曰：「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！此特欲卻援軍耳。戎狄獸心，必不可信。且宣城嫡嗣之重，國命所繫，豈可為質！」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，出質於景。又敕諸軍不得復進，下詔曰：「善兵不戰，止戈為武。可以景為大丞相，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，豫州牧、河南王如故。」己亥，設壇於西華門外，遣僕射王克、上甲侯韶、吏部郎蕭瑳與於子悅、任約、王偉登壇共盟。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，景出柵門，遙相對，更殺牲歃血為盟。既盟，而景長圍不解，專修鎧仗，托云「無船，不得即發」，又云「恐南軍見躡」，遣石城公還台，求宣城王出送；邀求稍廣，了無去志。太子知其詐言，猶羈縻不絕。韶，懿之孫也。

庚子，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、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、西昌侯世子彧眾合三萬，至於馬卬洲，景慮其自白下而上，啟云：「請敕北軍聚還南岸，不爾，妨臣濟江。」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。退，恢之子也。

辛丑，以邵陵王綸為司空，鄱陽王范為征北將軍，柳仲禮為侍中、尚書右僕射。景以於子悅、任約、傅士烝皆為儀同三司，夏侯譒為豫州刺史，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，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，王偉為散騎常侍。上以偉為侍中。

乙卯，景又啟曰：「適有西岸信至，高澄已得壽陽、鐘離，臣今無所投足，求借廣陵並譙州，俟得壽陽，即奉還朝廷。」又云：「援軍既在南岸，須於京口渡江。」太子並答許之。

癸卯，大赦。

庚戌，景又啟曰：「永安侯確、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：『天子自與汝盟，我終當破汝。』乞召侯及威方入，即當引路。」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，辛亥，以確為廣州刺史，威方為盱眙太守。確累啟固辭，不入，上不許。確先遣威方入城，因欲南奔。邵陵王綸泣謂確曰：「圍城既久，聖上憂危，臣子之情，切於湯火，故欲且盟而遣之，更申後計。成命已決，何得拒違！」時台使周石珍、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，確謂之曰：「侯景雖雲欲去而不解長圍，意可見也。今召僕入城，何益於事！」石珍曰：「敕旨如此，郎那得辭！」確意尚堅，綸大怒，謂趙伯超曰：「譙州為我斬之！持其首去！」伯超揮刃眄確曰：「伯超識君侯，刀不識也！」確乃流涕入城。

上常蔬食，及圍城日久，上廚蔬茹皆絕，乃食雞子。綸因使者暫通，上雞子數百枚，上

手自料簡，歔欷哽咽。

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，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，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，托雲俟四方援兵，淹留不進。中記室參軍蕭賁，骨鯁士也，以繹不早下，心非之；嘗與繹雙六，食子未下，賁曰：「殿下都無下意。」繹深銜之。及得上敕，繹欲旋師，賁曰：「景以人臣舉兵向闕，今若放兵，未及渡江，童子能斬之矣，必不為也。大王以十萬之眾，未見賊而退，奈何！」繹不悅，未幾，因事殺之。手造，懿之孫也。

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，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，其鄉里也，相帥歸之。丞相泰欲封裔，裔因辭曰：「士大夫遠歸皇化，裔豈能帥之！賣義士以求榮，非所願也。」

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，既畢，王偉聞荊州軍退，援軍雖多，不相統壹，乃說景曰：「王以人臣舉兵，圍守宮闕，逼辱妃主，殘穢宗廟，擢王之發，不足數罪。今日持此，欲安所容身乎！背盟而捷，自古多矣，願且觀其變。」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：「大功垂就，豈可棄去！」景遂上啟，陳上十失，且曰：「臣方事睽違，所以冒陳讜直。陛下崇飾虛誕，惡聞實錄，以襖怪為嘉禎，以天譴為無咎。敷演六藝，排擯前儒，王莽之法也。以鐵為貨，輕重無常，公孫之制也。爛羊鐫印，朝章鄙雜，更始、趙倫之化也。豫章以所天為血仇，邵陵以父存而冠布，石虎之風也。修建浮圖，百度糜費，使四民饑食妥，笮融、姚興之代也。」又言：「建康宮室崇侈，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，政以賄成，諸閹豪盛，眾僧殷實。皇太子珠玉是好，酒色是耽，吐言止於輕薄，賦詠不出《桑中》；邵陵所在殘破；湘東群下貪縱；南康、定襄之屬，皆如沐猴而冠耳。親為孫侄，位則藩屏，臣至百日，誰肯勤王！此而靈長，未之有也。昔鬻拳兵諫，王卒改善，今日之舉，復奚罪乎！伏願陛下小懲大戒，放讒納忠，使臣無再舉之憂，陛下無嬰城之辱，則萬姓幸甚！」

上覽啟，且慚且怒。三月，丙辰朔，立壇於太極殿前，告天地。以景違盟，舉烽鼓噪。初，閉城之日，男女十餘萬，擐甲者二萬餘人；被圍既久，人多身腫氣急，死者什八九，乘城者不滿四千人，率皆羸喘。橫屍滿路，不可瘞埋，爛汁滿溝，而眾心猶望外援。柳仲禮唯聚妓妾，置酒作樂，諸將日往請戰，仲禮不許。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：「城危如此，而都督不救，若萬一不虞，殿下何顏自立於世！今宜分軍為三道，出賊不意攻之，可以得志。」綸不從。柳津登城謂仲禮曰：「汝君父在難，不能竭力，百世之後，謂汝為何！」仲禮亦不以為意。上問策於津，對曰：「陛下有邵陵，臣有仲禮，不忠不孝，賊何由平！」

戊午，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，約夜渡軍。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，景眾覺之。營未立，景使宋子仙擊之，趙伯超望風退走。會理等兵大敗，戰及溺死者五千人。景積其首於闕下，以示城中。

景又使於子悅求和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。景實無去志，謂浚曰：「今天時方熱，軍未可動，乞且留京師立效。」浚發憤責之，景不對，橫刀叱之。浚曰：「負恩忘義，違棄詛盟，固天地所不容！沈浚五十之年，常恐不得死所，何為以死相懼邪！」因徑去不顧。景以其忠直，捨之。於是景決石闕前水，百道攻城，晝夜不息。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，終日蒲飲，不恤吏士，其書佐董勳、熊曇朗恨之。丁卯，夜向曉，勳、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眾登城，永安侯確力戰，不能卻，乃排闥入啟上云：「城已陷。」上安臥不動，曰：「猶可一戰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可。」上歎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！」因謂確曰：「汝速去，語汝父，勿以二宮為念。」因使慰勞在外諸軍。

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，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，偉拜呈景啟，稱：「為奸佞所蔽，領眾入朝，驚動聖躬，今詣闕待罪。」上問：「景何在？可召來。」景入見於太極東堂，以甲士五百人自衛。景稽顙殿下，典儀引就三公榻。上神色不變，問曰：「卿在軍中日久，無乃為勞！」景不敢仰視，汗流被面。又曰：「卿何州人，而敢至此，妻子猶在北邪？」景皆不能對。任約從旁代對曰：「臣景妻子皆為高氏所屠，唯以一身歸陛下。」上又問：「初渡江有幾人？」景曰：「千人。」「圍台城幾人？」曰：「十萬。」「今有幾人？」曰：「率土之內，莫非己有。」上俯首不言。

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，太子亦無懼容。侍衛皆驚散，唯中庶子徐手離、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。手離謂景曰：「侯王當以禮見，何得如此！」景乃拜。太子與言，又不能對。

景退，謂其廂公王僧貴曰：「吾常跨鞍對陳，矢刃交下，而意氣安緩，了無怖心。今見蕭公，使人自懾，豈非天威難犯！吾不可以再見之。」於是悉撤兩宮侍衛，縱兵掠乘輿、服御、宮人皆盡。收朝士、王侯送永福省，使王偉守武德殿，於子悅屯太極東堂。矯詔大赦，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。

建康士民逃難四出。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，端居不行，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如何可逃！禍之所來，皆生於利；苟不求利，禍從何生！」

己巳，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。柳仲禮召諸將議之，邵陵王綸曰：「今日之命，委之將軍。」仲禮熟視不對。裴之高、王僧辯曰：「將軍擁眾百萬，致宮闕淪沒，正當悉力決戰，何所多言！」仲禮竟無一言，諸軍乃隨方各散。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、湘東世子方等、鄱陽世子嗣、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、吳郡太守袁君正、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。君正，昂之子也。邵陵王綸奔會稽。仲禮及弟敬禮、羊鴉仁、王僧辯、趙伯超並開營降，軍士莫不歎憤。仲禮等入城，先拜景而後見上；上不與言。仲禮見父津，津慟哭曰：「汝非我子，何勞相見！」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，至姑孰，聞台城陷，沉米於江而還。

景命燒台內積屍，病篤未絕者，亦聚而焚之。

庚午，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。景留柳敬禮、羊鴉仁，而遣柳仲禮歸司州，王僧辯歸竟陵。初，臨賀王正德與景約，平城之日，不得全二宮。及城開，正德帥眾揮刀欲入，景先使其徒守門，故正德不果入。景更以正德為侍中、大司馬，百官皆復舊職。正德入見上，拜且泣。上曰：「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」

秦郡、陽平、盱眙三郡皆降景，景改陽平為北滄州，改秦郡為西兗州。

東徐州刺史湛海珍、北青州刺史王奉伯、淮陽太守王瑜，並以地降東魏。青州刺史明少遐、山陽太守蕭鄴棄城走，東魏據其地。

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，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。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，陸經以郡降之。

初，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，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，代岳陽王察。纘恃其才望，輕譽少年，迎候有闕。譽至，檢括州府付度事，留纘不遣；聞侯景作亂，頗陵蹙纘。纘恐為所害，輕舟夜遁，將之雍部，復慮察拒之。纘與湘東王繹有舊，欲因之以殺譽兄弟，乃如江陵。及台城陷，諸王各還州鎮，譽自湖口歸湘州。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，欲待繹至拜謁，乃還信州。纘遺繹書曰：「河東戴檣上水，欲襲江陵，岳陽在雍，共謀不逞。」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：「桂陽留此，欲應譽、察。」繹懼，鑿船，沉米，斬纜，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，囚慥，殺之。

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台，使繼上手敕，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。壬午，

紹先至廣陵，眾不滿二百，皆積日饑疲。會理士馬甚盛，僚佐說會理曰：「景已陷京邑，欲先除諸藩，然後篡位。若四方拒絕，立當潰敗，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！不如殺紹先，發兵固守，與魏連和，以待其變。」會理素懦，即以城授之。紹先既入，眾莫敢動。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，謂其姊曰：「事既如此，豈可闔家受斃！前途亦思立效，但未知天命如何耳。」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、鎧仗、金帛，遣會理單馬還建康。

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。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，州民發兵拒之；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，海以其眾降東魏，東魏遂據淮陰。祗，偉之子也。

癸未，侯景遣於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。新城戍主戴僧逖有精甲五千，說太守袁君正曰：「賊今乏食，台中所得，不支一旬。若閉關拒守，立可餓死。」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，皆勸君正迎之。君正素怯，載米及牛酒郊迎。子悅執君正，掠奪財物、子女，東人皆立堡拒之。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台，鎮姑孰。

夏，四月，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，湘東王繹始知台城不守，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，掘塹三重而守之。

東魏高岳等攻魏穎川，不克。大將軍澄益兵助之，道路相繼，逾年猶不下。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，堰洧水以灌之，城多崩頹，岳悉眾分休迭進。王思政身當矢石，與士卒同勞苦，城中泉湧，懸釜而炊。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，自長社以北，皆為陂澤，兵至穰，不得前。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，城垂陷；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，見東北塵起，同入艦坐避之。俄而暴風至，遠近晦冥，纜斷，飄船徑向城；城上人以長鉤牽船，弓弩亂髮，紹宗赴水溺死，豐生游上，向土山，城上人射殺之。

甲辰，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，封齊王，加殊禮。丁未，澄入朝於鄴，固辭；不許。澄召將佐密議之，皆勸澄宜膺朝命，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，澄由是嫌之。崔暹乃薦陸元規為大行台郎以分元康之權。

湘東王繹之入援也，令所督諸州皆發兵，雍州刺史岳陽王察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；繹召察使自行，察不從。方貴潛與繹相知，謀襲襄陽，未發；會察以它事召方貴，方貴以為謀洩，遂據樊城拒命，察遣軍攻之。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，纘至大堤，察已拔樊城，斬方貴。纘至襄陽，察推遷未去，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；察猶總軍府之政，聞台城陷，

遂不受代。助防杜岸紿纘曰：「觀岳陽勢不容使君，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。」岸既襄陽豪族，兄弟九人，皆以驍勇著名。纘乃與岸結盟，著婦人衣，乘青布輿，逃入西山。察使岸將兵追擒之，纘乞為沙門，更名法纘，察許之。

荊州長史王沖等上箋於湘東王繹，請以太尉、都督中外諸軍事承製主盟，繹不許。丙辰，又請以司空主盟，亦不許。

上雖外為侯景所制，而內甚不平。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，上曰：「調和陰陽，安用此物！」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，上不許。景不能強，心甚憚之。太子入，泣諫，上曰：「誰令汝來！若社稷有靈，猶當克復；如其不然，何事流涕！」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，或驅驢馬，帶弓刀，出入宮庭，上怪而問之，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：「侯丞相甲士。」上大怒，叱石珍曰：「是侯景，何謂丞相！」左右皆懼。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，飲膳亦為所裁節，憂憤成疾。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，並剪爪發以寄之。五月，丙辰，上臥淨居殿，口苦，索蜜不得，再曰：「荷！荷！」遂殂。年八十六。景秘不發喪，遷殯於昭陽殿，迎太子於永福省，使如常入朝。王偉、陳慶皆侍太子，太子嗚咽流涕，不敢洩聲，殿外文武皆莫之知。

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，志氣沮喪，不敢復逼長社城。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：「王自輔政以來，未有殊功。雖破侯景，本非外賊。今潁川垂陷，願王自以為功。」澄從之，戊寅，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，親臨作堰。堰三決，澄怒，推負土者及囊並塞之。

辛巳，發高祖喪，升梓宮於太極殿。是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侯景出屯朝堂，分兵守衛。

壬午，詔北人在南為奴婢者，皆免之，所免萬計；景或更加超擢，冀收其力。

高祖之末，建康士民服食、器用，爭尚豪華，糧無半年之儲，常資四方委輸。自景作亂，道路斷絕，數月之間，人至相食，猶不免餓死，存者百無一二。貴戚、豪族皆自出采穭，填委溝壑，不可勝紀。

癸未，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，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。甲申，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，不克。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，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，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，新城戍主戴僧逖據縣拒之。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，至吳興，太守張嵊與之

合謀，舉兵討景。嶸，稷之子也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，亦據州不受景命。景號令所行，唯吳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

魏詔：「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。」

六月，丙戌，以南康王會理為侍中、司空。

丁亥，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。

初，侯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，之遴剃髮僧服而逃。之遴博學能文，嘗為湘東王繹長史；將歸江陵，繹素嫉其才，己丑，之遴至夏口，繹密送藥殺之，而自為志銘，厚其賻贈。

壬辰，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，大款為江陵王，大臨為南海王，大連為南郡王，大春為安陸王，大成為山陽王，大封為宜都王。

長社城中無鹽，人病攣腫，死者什八九。大風從西北起，吹水入城，城壞。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：「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；若大將軍身有損傷，親近左右皆斬。」王思政帥眾據土山，告之曰：「吾力屈計窮，唯當以死謝國！」因仰天大哭，西向再拜，欲自刎，都督駱訓曰：「公常語訓等：『汝繼我頭出降，非但得富貴，亦完一城人。』今高相既有此令，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！」眾共執之，不得引決。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，執手申意，牽之以下。澄不令拜，延而禮之。思政初入潁川，將士八千人，及城陷，才三千人，卒無叛者。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，改潁川為鄭州，禮遇思政甚重。西閣祭酒盧潛曰：「思政不能死節，何足可重！」澄謂左右曰：「我有盧潛，乃是更得一王思政。」潛，度世之曾孫也。

初，思政屯襄城，欲以長社為行台治所，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，並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。猷復書曰：「襄城控帶京、洛，實當今之要地，如有動靜，易相應接。潁川既鄰寇境，又無山川之固，賊若潛來，逕至城下。莫若頓兵襄城。為行台之所。潁川置州，遣良將鎮守，則表裡膠固，人心易安，縱有不虞，豈能為患！」仲見泰，具以啟聞。泰令依猷策。思政固請，且約：「賊水攻期年、陸攻三年之內，朝廷不煩赴救。」泰乃許之。及長社不守，泰深悔之。猷，孝芬之子也。

侯景之南叛也，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，使諸將分守諸城。及潁川陷，泰以諸城道路阻絕，皆令拔軍還。

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，稱受高祖密詔徵兵，以湘東王繹為侍中、假黃鉞、大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司徒、承製，自餘藩鎮並加位號。

宋子仙圍戴僧逖，不克。丙午，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，殺蘇單于，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。

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，密書召鄱陽王范，使以兵入；景遮得其書，癸丑，縊殺正德。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、北道行台、總江北諸軍事，鎮新秦；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。景愛永安侯確之勇，常置左右。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，確曰：「景輕佻，一夫力耳，我欲手刃之，正恨未得其便，卿還啟家王，勿以確為念。」景與確游鐘山，引弓射鳥，因欲射景，弦斷，不發，景覺而殺之。

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為妃，生世子方等。妃丑而妒，又多失行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。妃聞繹當至，以繹目眇，為半面妝以待之，繹怒而出，故方等亦無寵。及自建康還江陵，繹見其御軍和整，始歎其能，入告徐妃，妃不對，垂泣而退。繹怒，疏其穢行，榜於大閤，方等見之，益懼。湘州刺史河東王譽，驍勇得士心，繹將討侯景，遣使督其糧眾，譽曰：「各自軍府，何忽隸人！」使者三返，譽不與。方等請討之，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，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。方等將行，謂所親曰：「是行也，吾必死之；死得其所，吾復奚恨！」

侯景以趙威方為豫章太守，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，擒威方，系州獄，威方逃還建康。

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，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，方等軍敗，溺死。安南侯方矩收餘眾還江陵，湘東王繹無戚容。繹寵姬王氏，生子方諸。王氏卒，繹疑徐妃為之，逼令自殺，妃赴井死，葬以庶人禮，不聽諸子制服。

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，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，許奉以為主，景仲由是附景，陰圖霸先。霸先知之，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，馳檄以討景仲曰：「元景仲與賊合從，朝廷遣曲陽侯勃為刺史，軍已頓朝亭。」景仲所部聞之，皆棄景仲而散。秋，七

月，甲寅，景仲縊於閣下。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。

前高州刺史蘭裕，欽之弟也，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，攻監衡州事歐陽頠。勃使霸先救之，悉擒裕等，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。

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、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，分給兵糧，刻日就道。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，欲俟眾集然後行，與泉入白繹，求申期日。繹疑僧辯觀望，按劍厲聲曰：「卿憚行拒命，欲同賊邪？今日唯有死耳！」因斫僧辯，中其左髀，悶絕，久之方蘇，即送獄。泉震怖，不敢言。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，自陳無訓，繹意解，賜以良藥，故得不死。丁卯，鮑泉獨將兵伐湘州。

陸輯等競為暴掠，吳人不附，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。壬戌，緝棄城奔海鹽，子仙復據吳郡。戊辰，侯景置吳州於吳郡，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。

庚午，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。

鄱陽王范聞建康不守，戒嚴，欲入，僚佐或說之曰：「今魏人已據壽陽，大王移足，則虜騎必窺合肥。前賊未平，後城失守，將若之何！不如待四方兵集，使良將將精卒赴之，進不失勤王，退可固本根。」范乃止。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，又使魏收為書諭范。范方謀討侯景，藉東魏為援，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，以合州輸伯穆，並遣咨議劉靈議送二子勤、廣為質於東魏以乞師。范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，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，上遊軍皆不下，范糧乏，采菰稗、菱藕以自給。勤、廣至鄴，東魏人竟不為出師。范進退無計，乃溯流西上，軍於樅陽。景出屯姑孰，范將裴之悌以眾降之。之悌，之高之弟也。

東魏大將軍澄詣鄴，辭爵位殊禮，且請立太子。澄謂濟陰王暉業曰：「比讀何書？」暉業曰：「數尋伊、霍之傳，不讀曹、馬之書。」

八月，甲申朔，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。

己亥，鮑泉軍於石梁寺，河東王譽逆戰而敗；辛丑，又敗於橘洲，戰及溺死者萬餘人。譽退保長沙，泉引軍圍之。

辛卯，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。

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，意常忌之。洋深自晦匿，言不出口，常自貶退，與澄言，無不順從。澄輕之，常曰：「此人亦得富貴，相書亦何可解！」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，澄輒奪取之；夫人或恚未與，洋笑曰：「此物猶應可求，兄須何容吝惜！」澄或愧不取，洋即受之，亦無飾讓。每退朝還第，輒閉閣靜坐，雖對妻子，能竟日不言。或時袒跣奔躍，夫人問其故，洋曰：「為爾漫戲。」其實蓋欲習勞也。

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，以為膳奴，欽請贖之，不許；京屢自訴，澄杖之，曰：「更訴，當殺汝！」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。澄在鄴，居北城東柏堂，嬖琅邪公主，欲其往來無間，侍衛者常遣出外。辛卯，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、吏部尚書侍中楊愔、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，謀受魏禪，署擬百官。蘭京進食，澄卻之，謂諸人曰：「昨夜夢此奴斫我，當急殺之。」京聞之，置刀盤下，冒言進食。澄怒曰：「我未索食，何為遽來！」京揮刀曰：「來殺汝！」澄自投傷足，入於床下，賊去床，弒之。愔狼狽走出，遺一靴；季舒匿於廁中；元康以身蔽澄，與賊爭刀被傷，腸出；庫直王紘冒刃御賊；紇奚捨樂斗死。時變起倉猝，內外震駭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，聞之，神色不變，指揮部分，入討群賊，斬而臠之，徐出，言曰：「奴反，大將軍被傷，無大苦也。」內外莫不驚異。洋秘不發喪。陳元康手書辭母，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，至夜而卒；洋殯之第中，詐雲出使，虛除元康中書令。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。紘，基之子也。

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，勸洋早如晉陽，洋從之。夜，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，使部分將士，鎮遏四方；邕支配須臾而畢，洋由是重之。

癸巳，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。澄死問漸露，東魏主竊謂左右曰：「大將軍今死，似是天意，威權當復歸帝室矣！」洋留太尉高岳、太保高隆之、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、侍中楊愔守鄴，餘勳貴皆自隨。甲午，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，從甲士八千人，登階者二百餘人，皆攘袂扣刃，若對嚴敵。令主者傳奏曰：「臣有家事，須詣晉陽。」再拜而出。東魏主失色，目送之曰：「此人又似不相容，朕不知死在何日！」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；及至，大會文武，神彩英暢，言辭敏洽，眾皆大驚。澄政令有不便者，洋皆改之。高隆之、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，奏暹及崔季舒過惡，鞭二百，徙邊。

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徙、郭元建為尚書左僕射，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，仍詔：「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。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，不可復記矣。

鄱陽王范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，大心遣信邀之。范引兵詣江州，大心以湓城處之。

吳興兵力寡弱，張嵊書生，不閒軍旅。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。嵊歎曰：「袁氏世濟忠貞，不意君正一旦隳之。吾豈不知吳郡既沒，吳興勢難久全；但以身許國，有死無貳耳！」九月，癸丑朔，子鑒軍至吳興，嵊戰敗，還府，整服安坐，子鑒執送建康。侯景嘉其守節，欲活之，嵊曰：「吾忝任專城，朝廷傾危，不能匡復，今日速死為幸！」景猶欲存其一子，嵊曰：「吾一門已在鬼錄，不就爾虜求恩！」景怒，盡殺之；並殺沈浚。

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察，察留咨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，帥眾二萬、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。湘東王繹大懼，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，僧辯具陳方略，繹乃赦之，以為城中都督。乙卯，察至江陵，作十三營以攻之；會大雨，平地水深四尺，察軍氣沮。繹與新興太守杜崩有舊，密邀之。乙丑，崩與兄岌、岸、弟幼安、兄子龕各帥所部降於繹。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，晝夜兼行，去襄陽三十里，城中覺之，蔡大寶奉察母龔保林登城拒戰。察聞之，夜遁，棄糧食、金帛、鎧仗於漵水，不可勝紀。張纘病足，察載以隨軍；及敗走，守者恐為追兵所及，殺之，棄屍而去。察至襄陽，岸奔廣平，依其兄南陽太守□獻。

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，怒之，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，數泉十罪，命舍人羅重歡與僧辯偕行。泉聞僧辯來，愕然曰：「得王竟陵來助我，賊不足平。」拂席待之。僧辯入，背泉而坐，曰：「鮑郎，卿有罪，令旨使我鎖卿，卿勿以故意見期。」使重歡宣令，鎖之床側。泉為啟自申，且謝淹緩之罪，繹怒解，遂釋之。

冬，十月，癸未朔，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。

初，歷陽太守莊鐵帥眾歸尋陽王大心，大心以為豫章內史。鐵至郡即叛，推觀寧侯永為主。永，范之弟也。丁酉，鐵引兵襲尋陽，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，破之。鐵走，至建昌，光遠將軍韋構邀擊之，鐵失其母弟妻子，單騎還南昌，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。

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。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，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葬武皇帝於修陵，廟號高祖。

百濟遣使入貢，見城闕荒圮，異於向來，哭於端門；侯景怒，錄送莊嚴寺，不聽出。

壬戌，宋子仙急攻錢塘，戴僧逖降之。

岳陽王察使將軍薛暉攻廣平，拔之，獲杜岸，送襄陽。察拔其舌，鞭其面，支解而烹之。又發其祖父墓，焚其骸而揚之，以其頭為漆碗。

察既與湘東王繹為敵，恐不能自存，遣使求援於魏，請為附庸。丞相泰令東閣祭酒榮權使於襄陽。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察，察懼，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察為質於魏。丞相泰欲經略江、漢，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，鎮穰城。仲禮至安陸，安陸太守沈勰以城降之。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，帥眾一萬趣襄陽，泰遣楊忠及行台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察。

宋子仙乘勝度浙江，至會稽。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，出奔鄱陽，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，范進擊蕃，破之。

魏楊忠將至義陽，太守馬伯符以下涇城降之，忠以伯符為鄉導。伯符，岫之子也。

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。時會稽豐沃，勝兵數萬，糧仗山積，東人懲侯景殘虐，鹹樂為用，而大連朝夕酣飲，不恤軍事；司馬東陽留異，凶狡殘暴，為眾所患，大連悉以軍事委之。十二月，庚寅，宋子仙攻會稽，大連棄城走，異奔還鄉里，尋以其眾降於子仙。大連欲奔鄱陽，異為子仙鄉導，追及大連於信安，執送建康，大連猶醉不之知。帝聞之，引帷自蔽，掩袂而泣。於是三吳盡沒於景，公侯在會稽者，俱南度嶺。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，收其妻子為質。

乙酉，東魏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。

邵陵王綸進至九江，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，綸不受，引兵西上。

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，郡人侯安都、張人思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。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，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：「侯景驍雄，天下無敵，

前者援軍十萬，士馬精強，猶不能克，君以區區之眾，將何所之！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，親尋干戈，以君疏外，詎可暗投！未若且留始興，遙張聲勢，保太山之安也。」霸先曰：「僕荷國恩，往聞侯景度江，即欲赴援，遭值元、蘭，梗我中道。今京都覆沒，君辱臣死，誰敢愛命！君侯體則皇枝，任重方岳，遣僕一軍，猶賢乎已，乃更止之乎！」乃遣使間道詣江陵，受湘東王繹節度。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，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，與路養相結，同遏霸先。

魏楊忠拔隨郡，執太守桓和。

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，刺史夏侯強降之。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